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二十九回 保國寺奚金哥比武 狀元府蓋世英祭靈

阮英跟奚金哥在保國寺比武較量，唐鐵牛坐在牆頭上瞎嚷：「我說東房上那是誰呀？是不是你奚金哥埋伏的人呀……」他話音未落，在東房頂上「撲楞」真站起一個人來。這個人伸了一伸懶腰，說：

「我說，下邊你們是幹什麼的？吵吵八伙的，跑這打架來啦？你們把我的覺給驚了，我剛睡著。要打仗，外邊打去。」

「騰」，這個人縱身形，跳下了東房。奚金哥跟阮英同時全看清楚：這是個年輕人，也就十八九歲，穿白戴素，下邊登著一雙薄底快靴，前後胸紅絨繩雙打蝴蝶結，腰裡係著大帶，手裡拿著一條亮銀棍。這個人，長得這個模樣很特殊，胖乎乎白淨淨的一張長圓臉，兩道細眉毛，一雙月牙眼睛，他長的那個嘴呀，象元寶一樣，嘴角往上翹，他不樂就像樂似的。笑謎謎的。這個人，一邊說著話一邊奔他倆這個方向來。

「去去去，上外邊打去！」

奚金哥一看，哎呀，這小子口氣不小哇！他衝著阮英說：

「姓阮的，這是不是你埋伏的人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看他是你埋伏的人。」

奚金哥把刀往回一撤，用手一點這個年輕人，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我呀，我是走道的。今天晚上我走得貪黑掛晚，店房全住滿了。我找不著店房，一看這個廟很清淨，我就睡到這個房頂上了。明天早上我還有事呢，我剛睡著，你們這一吵吵。嚇裡撲稜這麼一折騰。把我覺給驚啦。走吧，哪邊都能打仗，非在這廟裡打嗎？」

「哼！小子，你不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嗎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人送外號鑽雲燕子，我叫奚金哥！我今天跟這個姓阮的在這決一死戰，沒別的，你睡覺吧！東京汴梁有的是廟，你哪睡不了啊？請你方便方便吧！」

「咱們得有個先後來到哇！我先在這睡覺，你們後到這打仗，得你們走哇！」

奚金哥說：

「我頭三天就跟他約會好了。沒別的，你若是走，咱們好說好商量，你若是不走，別說我墊著草紙把你揀出去。」

「奚金哥，你嘴說話乾淨一點，別往外直噴臭氣。要講罵人，都不用回家去取去。姓奚的，你說好聽的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我說的這就是好聽的，再說不好聽的，我今天要教訓教訓你！」

「怎麼著，還想跟我比武嗎？那麼，今天我就奉陪到底。」

他衝著阮英說了一句「英雄請到旁邊。」阮英也鬧愣了，這位是誰呀？

奚金哥沒等這個年輕人緩過勁來，正在和阮英說話的時候「噯」就一刀。這個年輕小伙「兵」的一閃身，奚金哥的刀可就剝空了。這小伙擺開亮銀棍就奔他砸去，奚金哥一閃身，這個棍打空了。倆人打了不到三招，奚金哥一哈身，「啪啦」就繃出三根弩箭來，他就用上緊背低頭連珠弩了。這三支弩箭，正好打在穿白小伙的前胸。「唉喲！」「撲通！」這小伙倒下了。唐鐵牛在牆上一拍大腿：

「唉喲我的媽呀！多可惜的小伙，不到二十歲就被奚金哥給打死了。這小子真狠哪！」

唐鐵牛正看著呢，奚金哥往前一縱身把刀一舉：

「我把你腦袋給你剝下來吧！」

這刀往上一舉還沒等往下落呢，就是阮英想過來都來不及了。這時候，就看地上這個小伙「撲楞」起來了，這條亮銀棍奔著奚金哥的兩條腿就打了來。奚金哥急忙往上一縱，這個棍打空了。雖然小伙的這個棍從他腳底下過去，反腕奔他腰裡又是一棍，又回來了。奚金哥縱上去，等他落下來的時候，這個棍反腕衛回來了，奔他腰來了，奚金哥想蹦也來不及了，他馬上一低頭，這棍在他頭上過去了，腦袋倒沒打著，可把帽子給打掉了，這帽子一掉，頭髮「撲稜」就散了，發髻蓬鬆下來。奚金哥一縱身，出去五尺多遠，回頭一看這個穿白小伙：

「小子，有你的！後會有期待我去也。」一縱身，奚會哥上房。這小伙一縱身也上了房：

「小子，今天你算拿長桿子捅了馬蜂窩了，你完了我還沒完呢！我決不能放你跑。哪裡走！」

一縱身，小伙也就追了去。唐鐵牛都看傻了：唉喲，這小伙呀，一定是練過硬功夫金鍾罩鐵布衫，不然這三支弩箭怎沒打進去呀！人家追去了，咱們也得追呀，追！

唐鐵牛、殿曦嵐和金貴他們一起上房，也追來了。阮英後邊上房，也追下來了。不能光叫人家幫忙的追呀，咱們一定把奚金哥抓住。遠處看見這個穿白小伙和奚金哥，一會兒由房上跳下去，一會兒在下邊又跳上來，三轉悠兩轉悠的，他們倆全不見了。阮英和唐鐵牛兩個人在房上看了看，再不見他們的蹤影啦。

「二哥，咱們回去吧！」

「好，回去吧！我看這小伙一定是世外高人，說不定一會兒把奚金哥抓來給咱們送到狀元府去。金貴、曦嵐，咱們回去吧！」

他們四個人回到府中。府裡頭誰也沒睡覺，周景龍手裡攢著一把汗，不知道阮英怎麼樣了。阮英由外頭一進來，齊愛蓮、梁秀英、鐵金定、鄭翠屏、陳清秋，從靈棚裡也出來了。原來這幾位女眷，在靈棚裡亡靈跟前禱告呢，叫死去的亡魂保護阮英安然無恙。大伙一看阮英回來，都很高興。周景龍說：

「兄弟，怎麼樣？抓住奚金哥沒有？」

阮英把經過一說，周景龍說：

「兄弟，不用著急。咱們放長線釣大魚，他跑不了。」

天亮了。弟兄們吃完了早飯，外面進來一名門軍，報：

「稟報二位侯爺，外面來了一名大太監，奉聖駕旨意，叫您二位出去接旨。」

周景龍和阮英整理一下衣冠，帶領弟兄們來到狀元府的府門外，擺好香案接旨。

「陳景龍、阮英接旨！」

兩個人跪下了，大太監宣讀聖旨：

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阮英等將軍，協同三法司、開封府，搜查在逃重犯蓋世英、麻亞裡，望早日歸案，以安京都，欽此謹尊，年月日時。」

「臣尊旨。」

阮英愣了。聽萬歲這個聖旨的意思。那是昨天晚上蓋世英跟麻亞裡跑了。阮英衝著公公一抱腕：

「公公大人，但不知是怎麼回事？」

王太監說：

「阮招討，昨天晚上有人劫牢反獄，把蓋世英和麻亞裡給救走了。蓋世英用刀尖在牆上留的詩句，他寫了這麼四句話：藏軍山上結宿怨，狀元府裡結新仇，困鳥掙脫樊籠去，三日定要阮英頭。看來此事是裡外勾結把兩個要犯救走的。萬歲很關注阮招討的生命安危。萬歲特傳聖旨，叫我來通知二位侯爺，要多加小心，早日捉拿響馬。」

「公公，請到裡邊休息片刻。」

「不啦。我要回去了，萬歲還有事。我告辭了。」

王太監後邊帶著十幾個小太監，上了馬，他們走了。

送走了王太監，阮英和周景龍他們一起來到了客廳。阮英說：

「咱們兄弟打今天開始，每天要四處活動，探聽消息。一定把麻亞裡跟蓋世英抓住。」

唐鐵牛說：

「兄弟呀，他們要是不吃瘋藥，他們是不會出來了，除非有病。你就是叫五城兵馬司和京營殿帥府清查地面，調查戶口，也只能查平民百姓。他們不會藏到平民老百姓那，一定藏到上層人物那了，你還有個抓嗎？咱們弟兄就是在街上繞八天八夜，也找不到他了。」

周景龍點了點又，說：

「三哥說的有道理，我也想到了，不容易抓到他們。不過咱們弟兄應該想辦法，一定得把麻亞裡和蓋世英抓住。最近，這些響馬活動猖狂，咱們弟兄也要多加小心。雲萍和長青，你們把蘆千送到家中，老爺子說些什麼沒有？」

「我們把老頭送到家。把傷口給包紮之後，老頭只能在家裡養著啦，老爺子連連抱歉，他說得到我們這請罪來，因為連珠弩是他教給奚金哥的。我們安慰他幾句，叫他放心。這才回來。」

孔生說：「要不咱們都出去溜達溜達，看一看，萬一碰上呢？」

孔生、尉遲霄二位，真出去逛了一上午，一點頭緒沒有。當他們回來的時供，門役進來報：

「稟報阮侯爺和陳侯爺，蓋世英來到府門外，要見二位侯爺。」

弟兄們一聽，大為震驚。阮英一想：蓋世英，怎麼他找上門來啦？

唐鐵牛說：「正好，弟兄們準備，把他抓起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三哥不能這麼辦，不管如何，他是蓋嬌娘的父親，我們不能做對不住死者的事情。狀元哥哥，最好你別出去。蓋世英趕來，其中恐怕定有緣故，他葫蘆裡不知賣的是什麼藥。我們正在抓他，他自己來了。狀元哥哥，你就留到客廳，我帶人出去見他。眾將官！」

「元帥。」

「外邊擺隊相迎。」

阮英帶領小八義眾弟兄，府門大開，就來到狀元府門以外。阮英一看蓋世英，還是當初那個樣子，穿一身醬紫色的短打，外單寶藍緞大氅，背後沒有護手鉤，肋下也沒掛鏢囊，往臉上看，面容有些憔悴。

「前邊是阮招討嗎？」

阮英說：

「不錯，正是我阮英。蓋寨主，別來無恙？」

「阮英，我來得魯莽，望乞海涵。」

「大寨主，但不知來到狀元府有何貴幹？」

「阮英，我不說你也能明白，我蓋世英前來參靈弔孝。」

「這……好吧！既然蓋寨主前來參靈弔孝，那就裡邊請。」

眾弟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犬伙心照不宣。心裡在核計：蓋世英膽子真不小啊！他敢來狀元府弔孝，這不是飛蛾投火前來送死嗎？大伙誰也沒敢動，得聽阮英的，阮英吩咐弟兄們閃開一條道路，就把蓋世英讓進府中。

阮英領著蓋世英來到停靈棚。裡面擺著兩口棺槨，前邊有一張桌案，擺著五花大供，兩旁有金童玉女。蓋世英來到蓋嬌娘這個棺材頭前。見棺頭上題字：亡妻

石門蓋氏嬌娘之靈位。蓋世英不由一陣心酸，服裡含著淚啦，但是這個眼淚沒掉下來。旁邊拿過一摞子紙來，把它點著了，又上上三炷香，拿起酒壺斟上三杯酒。蓋世英雖然沒哭，可這心都揪到一塊了，比哭還難受。這工夫，旁邊有不少人抽泣，時長青、陳清秋，不少女的都出了聲啦，小八義弟兄也都掉了淚。雖然說蓋世英沒回頭，大家在背後看出他的情緒了，蓋世英的心中是非常悲痛。他慢慢轉回身來：

「阮元帥，能不能把棺材打開，叫我見我女兒的屍首？」

「這……蓋寨主，人已經死了，就不要再打開棺槨了，叫我嫂子死後也不安。」

「阮元帥，我就這麼一個要求。她活著，有很長時間我沒有見到她。她死了，就不讓我見她一眼嗎？」

「好吧！來人哪，把棺材蓋打開。」

旁邊過來幾名軍兵，把棺材蓋給打開了。裡頭還有一層白板，那叫紫蓋，好棺材是兩層棺材蓋。棺材這一打開，蓋世英扒到棺材跟前，看到蓋嬌娘很安詳的躺到裡面，跟活著的容顏還沒有什麼兩樣，因為陳清秋她會配藥，每天往棺材裡撒些防腐藥劑，棺材底下還有一些冰鎮著，這個屍首才沒有腐爛。丈夫有淚不輕彈，只緣未到傷心處。這個時候蓋世英實在忍不住了：「嬌娘啊！我的兒啊！你死得好苦哇！」這眼淚才淌下來。那真是老淚縱橫，好像斷線珍珠一樣！「兒啊你我父女同舟共濟十四五年啊！咱爺倆相依為命，我女兒百依百順，沒有叫爹爹我操心的地方。沒想到你這麼短命，你就早早離開了你的爹爹，這就叫白髮人送黑髮人！兒啊，你把爹爹我疼死了！」

蓋世英這個哭啊，靈柩裡頭大家全哭了。

阮英擦了擦眼淚：

「蓋寨主，您不要過份悲痛，就是您哭死過去，我嫂子也不能還陽復生了。大寨主，你要保重身體。」

蓋世英強壓悲痛擦乾了眼淚，說：

「行啦，我總算見到我的女兒了。阮元帥，小八義的弟兄們，你們動手吧！我身無寸鐵，你們把我綁起來，送給當今聖上，請功受賞去吧！」

「大寨主，你這是對我們怎樣看待？既然你敢來弔孝，我們就敢放你。大寨主，你在我的府中，我一定不拿你。你要是一出我的狀元府，你到哪，我是不能放過你的，一定把你抓住。」

「阮元帥，我在你府裡出去，你要是不拿我，你不怕擔罪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那就不用您擔心了。」

「我再問你一句。阮英，我女兒是怎麼死的？」

阮英說：「你女兒是被奚金哥用毒藥酒毒死的。」

「不對，胡說，這是你們造的輿論。我女兒是被你們給害死的。她為了我，前敵上立下了汗馬功勞，為了把我給救出來，為了

盡孝，保她爹爹不死。你們大功成就了，怕株連你們，你們把我女兒給害了。我一定給我女兒報仇！」

「蓋寨主，你要是這麼說的話，那旁邊還有一口棺材。你知道那是誰嗎？那是我的夫人劉秀香。難道說，我們自己能把自已人殺了嗎？不信，來人把棺材打開，請寨主親自觀看。」

有人把劉秀香棺材又打開了。蓋世英站到這，半天沒有說話。

「蓋寨主，信也在你，不信也在你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更多解釋。寨主，天黑了，請到客廳。三杯苦茶兩杯水酒，略表寸心，我要對得起我死去的嫂嫂蓋嬌娘。因為，她是我五哥的妻子。」

「姓阮的，這門親事我根本沒承認。什麼時長青，我沒有這個姑爺。」

「寨主，承認也罷，不承認也罷，反正就在他們拜花堂的那天晚上，我嫂嫂被人毒死的。大寨主，請到客廳休息片刻吧！」

「對。」唐鐵牛說，「我們後邊做點飯，給您沏點茶，休息休息再走吧！」

「既然你們不拿我，我就謝謝了。我不想召擾了，告辭了。」

蓋世英邁步往外走，阮英說：「送寨主！」

大伙送到府門裡邊，蓋世英又站住：

「阮元帥，既然你們不拿我，我得走了，我有一個條件，不知你能不能答應？」

「蓋寨主，有話請講當面。」